

「督帮」小记

雨善

“百日督帮”，就是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过渡期间的工作进行督导、帮助。9月下旬，我们这一组进驻山阳县。

进部门、下镇办，查问题、找漏洞、寻短板，再去帮忙解决。按要求，每个镇办抽查两个村，每个村抽查10户，其中脱贫户6户、监测户2户、一般户2户。主要看“两不愁三保障”及安全饮水等10个方面的重点工作。

20多年前，我在乡镇工作过，见了那些乡镇干部和群众，很是亲切。

10月17日，天气晴朗，我们去西照川镇。翻越梅子岭，大“S”套小“S”的水泥路，螺旋般直上山顶。山上有红叶、黄叶，还有半红半黄半绿的各种树叶，我们就在画中行。这是大自然的杰作，这么和谐、柔美和神奇的色彩，纵使丹青高手也难调出呢！

到镇上，提到产业，镇领导满脸兴奋，单说瓜蒌项目，他们从安徽引进，这儿很适宜生长，大的一个能长到四五斤重。瓜蒌在老家叫马泡蛋，它的全身都是宝，清肺润燥，利气宣胸，消肿散结。这一产业，使老百姓通过土地流转、务工等，增加收入。

来到茶房村，村委会院子晒满了苍术。支书是个青年人，在外打工多年，自己富了，却挂念着乡亲们的日子。他开着自己的车，拉我去半山腰的一户。水泥路只有一车多宽，弯急、坡陡，他开得很是自如。我惊叹他的车技，他说，村子地盘大，也修了通组路，经常开哩。

那家是脱贫户，坝塌下的猪圈里，喂了两头大白猪。屋檐下的芭谷棒子在拥挤着。男人说：“核桃、板栗卖了上千元，地里的白及、苍术也有一笔收入，家里还有个公益岗。”我们一笔一笔加起来，人均可支配收入也过万元了。女人笑着说：“说实话，现在啥都好，得记党和政府的好处，谁要说啥不好，那就没良心了。”

第二天，我们赶到杨地镇海螺宫村时，太阳已经快到头顶了。村委会办公处海拔在1700米。这里的山像麦秆垛一样浑圆，隔一隔一个，属喀斯特地貌。华山松、橡树，满山绿黄着。支书说，据说山上有海螺化石，才这样取的名字。想必几亿年前这里是海，有鱼虾海螺在嬉戏。从一处洼地下行，来到一片开阔地，两个中年妇女在拉着黄牛犁地。蓝天白云，绿树，黄叶，女人，耕牛，好一幅冬耕图！

来到一户脱贫户家里，男人一个袖子在身侧晃荡，看来少了一只胳膊，脸上有淡淡的笑意。他说，地里的菜叫啥子高山菜，城里人上山收，还有采的松子，加上低保啥的，一个人也有万把元哩。

去银花镇时，是个下雨天。镇长是个女的，留着短发，很干练。全镇问题及整改台账，是她做好印好发到各村，资料整理得井井有条。说到银花挂面，她笑着说：“银花挂面出名了，不愁卖。每年到这时候，在外打工的回来吊挂面，一直吊到春节前，两个人一天能吊一百斤面哩。”镇上给街上吊挂面的家家门上做了木制的挂面架子。她说：“要是晴天，挂面晒一条街，那才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哩。”我问她，这里的挂面咋那么细呢？她说比其他地方多拉了一回，说着一边比画，一边掏出手机让我们看她吊挂面的视频。

11月15日，一早去板岩镇香沟口村。雾隐没了周围的山，同行的小青年说咋是个阴天，我说：“一会就晴了。”到村上时，太阳照到山腰，天蓝得像海。我们去的这个组叫红藤沟组，原来是红藤沟村，现在合并到香沟口村了。

来到一片竹园处，台子上的一户人家，房上加了红色彩陶瓦，院子很干净。男主人姓黄，49岁，台阶门墩上坐着一位老太太，是他母亲，80多岁了。他有个侄子，到关中上门了。问了情况，他说，侄子两岁时，他哥在矿上出事了，嫂子也改嫁了，他一手带大的。他现在还没有成家。他种粮、种药，还当保洁员，一年收入上万元没问题。我说：“赶紧找个媳妇吧。”他淡淡一笑，说：“谁能看上咱。”

从他家院子下到路上，抬头看天，那一片蓝很深。这天，在酒店整理资料，太阳从窗户射进来。我起身伸懒腰时，看到南边那幢高楼，几乎要挨到山腰了。一长串白云卧在楼房与山之间，活像一条龙，还在缓缓翱翔呢。山脚下，不知谁家炊烟，袅袅升起，缓缓融入了那条“龙”的身子里……

向好人致敬(朗诵诗)

董楠

我曾不停寻觅
我曾忘情歌唱
当我聆听了商洛好人平凡而动人的事迹
才感到一切华丽辞藻
是那样苍白无力
商洛好人
谱写了新时代商洛闪耀篇章

十二年如一日 呵护患病母亲是人间至孝
三十年奋勇打拼 创品牌做公益人人夸好
以校为家，一颗赤子之心点亮了乡村孩子的梦想
好人是一道明媚的光
用自己的能量温暖他人的每一寸心房
好人是寒冬里一团熊熊燃烧的火
是黑夜里星星带来的亮
商洛好人
把平凡和伟大诠释得妙妙惟肖

当人们还在熟睡，你们把汗水洒播在每一条街道
你用忠诚，为平安商洛，站岗放哨
无影灯下，你挽救回了鲜活的生命
这就是你们的奋斗目标
商洛好人
向你问好，向你致敬

你哺育着儿女，孝敬双老
你爱岗敬业，不辞辛劳
无论大事小事
你都会及时把温暖送到
做好事，我们人人都是主角

你是好人 他是好人
一个个好人，走向四面八方
你们在这片沃土里，汹涌澎湃的正能量
党的二十大号角已经吹响
好人精神，要发扬光大
让我们一起，展示商洛好人的精神风貌
用新时代的画笔把商洛描绘得更加美好

雨润青瓦

余显斌

两声，也很轻微，好像蘸着雨一样。虫儿也害怕雨吗？小时候下雨时，我们会站在台阶上，伸手接着雨滴，然后缩回手，用嘴有滋有味地咂着。这有什么味道啊？但是，我们小时候就爱这样，一直到娘在喊：“快回来，衣服打湿了。”然后，被娘拉回去。那些才出生不久的小虫子，也会如我们小时候一样，站在洞口接着雨水，被它们的父母拉回去吗？谁知道呢！

一夜细雨，一夜轻柔，一夜轻盈如梦。

第二天醒来，天晴了，太阳照在窗帘上，干干净净的，映衬得房子也一片洁净。院子里有同伴的叫声和笑声，叽叽嘎嘎传来。慌忙起床，天晴得如蓝玻璃，云朵如棉绒一样，轻悠悠的，一直飘到山尖那边去了。对面的山坡格外干净，草儿如理过头发，看上去很齐整，很精神。有山歌的声音从朱家包上传来，一直传到耳边：“三月采茶是清明，家家户户上祖坟……”歌声一路到了山顶，然后唱歌的那个移动的黑点不见了，可仍余音袅袅，若有若无地回响在天边。

我站在门前，呆呆地看着那儿。

我想，那儿一定是最远的地方吧。

我想，我如果站在那儿，娘就找不见我了，就会惶急地喊着，满村子跑着叫着：“娃儿，快回来啊，吃饭了。”

多年后，当我四处漂泊的时候，我才知道，朱家包并不远，就是我故乡的一部分。朱家包的山顶，时时被雾气罩着，上面的黄桷树到了秋天，叶子就红了，如枫叶一样红，罩着那儿的人家。

那儿的人家有一个女孩，和我一般大，皮肤很白，睫毛翘翘的，在一棵大杨树树下住着。那次，我们去春米，她在旁边玩着，睫毛一忽闪一忽闪地问：“你在哪儿住？我没见过你。”我指指山下的村子，指指山弯的那一丛榆树。

她“哦”了一声，仿佛明白了一样。

长大后，她嫁到了远处。

小城镇建设后，那个村子人都搬走了，朱家包空了，那儿的白也就荒废了，再也没人用了，也用不着了，村里人都买米吃。

只有雾气，仍然日升升起，日日退去。站在山坡放牛的男孩，不再看着山包的雾气了。山包的那个女孩，还记得当年那个春米的孩子吗？还记得那句“你在哪儿住？我没见过你”的话吗？

雨落下的时候，田里的水就平了，满了，一片一片白亮着，倒映着山的影子，树的影子，在水中一晃一晃的。一行行秧苗绿乎乎的，也映衬着自己的影子。

娘拿着一根棍子，在田埂上插了洞眼，点上豆种，有四季豆、有豇豆。豆子发芽，顺着插在旁边的竹竿扯出藤子，冒出叶子，开着紫的白的蓝的花儿，蝴蝶蝶一样，翩翩欲飞。花儿凋落，就长出青嫩的豆角。



细雨丝丝地落下，年年岁岁，都是如此。故乡那时当然没有现在这样整齐的楼房，都是土房，上面盖着小青瓦，是自己烧制的。这些小青瓦，好像是细雨准备的，为水墨一样的风景准备的。小青瓦一般比别的瓦要小一点儿、厚一点儿，结实一些，烧过之后，一片青灰色。村人将之称谓“鸽子灰”，很形象的。这样的瓦铺在房顶上，一排排很整齐，也很好看。

下雨的时候，每一片瓦都湿润着，更青更灰了。

有时，雨落下，就化成了气，因此，屋瓦上笼着淡淡的烟雾，若有若无的。家家如此，薄薄的雾浮荡着，将一个村子罩着了，将土地庙罩着了，将四周的草木也罩着了。有人在雨中走路，轻轻地说着话，话语也被雾气包裹着，朦胧柔和，软绵绵的。

整个村子静下来，只有细细的雨落在小青瓦上，带着柔柔的声音。人坐在家里，仿佛听见了，仿佛又没听见，可心里是听见的。院子里，虫鸣少了，即使有一声



商洛山

(总第2390期)
刊头摄影 杨森

老房子里的乡愁

王建宏

写下这个标题，我的内心倏忽有些五味杂陈，亦伴随着欲说还休的心境。这几年，耳闻目睹同龄的或者年岁长些的，他们都在老家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我感同身受，很理解他们当初盖房子的想法。树不管长得多高，叶子落后还是要回归土壤；人不管走得再远，故乡才是最好的归宿。而老家没房子的人，即使重归故里，依然像是在作客他乡。我觉得，老家有房子，其实是一种对故乡的惦记，一种精神寄托，一种对先人的膜拜和尊重。

一位老家在农村的朋友曾经给我说过，他花了近一年多时间，把老家原来的老房子拆掉又重新盖了起来，老房子原来是土木结构，新房子变成了坚固的砖混结构。一辈子住在老房子的老母亲，搬到窗明几净的新房子后，每天笑呵呵的脸上乐开了花，见了村里的人，她都会扯着嗓子，主动打招呼拉家常。我对朋友说，你这也算是老母亲跟前尽了孝心。朋友答，就是的。自从住到新房子后，母亲的精神状态明显比原来好了许多，身体也更硬朗了，几乎没有啥大毛病，每天门前一有熟人经过，她都会拉着人家进屋喝糖水，主动让人参观儿子盖起来的新房子……

也许，对于每个从农村走出来的人而言，他的根其实一直都在乡下老家。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穷窝，在老家，有老房子，有父母，有父老乡亲，那儿才是永远的归宿。如果老家没有了房子，家乡就会慢慢变成故乡。有房子的地方，不一定是家，但没有了房子的老家，便再也没有了家的感觉。另外一位朋友，有次回老家行人情，说他在老家转了几个小时，本来想再多待一下，可是眼看天就要黑了，只得匆匆离开。“因为老家现在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没有了，感觉自己真正成了过客啦。”说这句话时，他的神情写满了落寞。我本想宽慰他几句，竟然一时语塞，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其实，对于很多常年在外的人而言，回老家的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房才有家，可以无拘无束，想干啥就干啥。如果寄人篱下，哪怕

是亲兄弟、亲姐妹，自己终究成了客人，住家里也像是在住旅馆，一两天还可以，一旦住久了，心里就会不自在。在国人传统文化中，“落叶归根”是每个人的心结，也是一种无法抹去的情结。即便自己走得再远再久，最终还是要回到生养自己的故土。老家是一个人的来处，也是一个人必然的归宿。老家有自己的祖先坟茔，老家有血脉传承的浓浓温情。

在故乡有不少人，他们在西安都买了房，听说在某小区，竟然有将近一半的家乡人，集中住在一起，出出进进都说着乡音，彼此来往也遵循着老家的风俗，一走进小区就觉得回到了故乡。如果老家谁家有啥红白事儿，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回去帮忙，老家谁有个啥芝麻绿豆的事儿，不多时就会传到西安乡亲们的耳中。而这些在西安打拼的父老乡亲，他们都把老家的房子收拾得时尚漂亮，每每到他们家里串门，映入眼帘的皆是现代家用电器，装修风格和元素与城市也不相上下，恍如此时就身处繁华的城市里，直到走出房

门朝外一看才知身在农村……

老家有房，心里不慌。无论你在哪里打拼，只要老家的房子还在，就有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也才有了一条人生退路和一种精神寄托。哪怕在外面失业了，混不下去了，郁郁不得志了，终究还有家可回，老家的房子是思念之所在，更是我们的避风港。房子在家就在，房子没了回到老家也就成了无根的草，飘零的叶。

农村老家环境好，空气新鲜，鸟语花香，能让人放松心情，内心宁静，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住在农村的老人因为生活舒心、惬意，身体都比较健康。无论我们在外面怎么样，回到老家，你就得按照老家的风俗习惯来处事，该叫爷叫爷，该喊叔叔喊叔叔，身在老家就必须按辈分论高低，尊老爱幼论辈分的传统一直在这儿延续。

老家的房子，里面住着乡愁，它是一种念想，一种慰藉，一种牵挂，是一种可以让你随时回家的理由，也是落叶归根的最好归宿……